

长篇幽默爱情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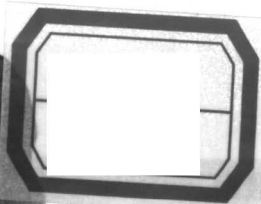
18岁天才少年打造出现代版《围城》

陈陈·著

爱 不 明 白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陈陈·著

爱 不 明 白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不明白 / 陈陈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5. 5

ISBN 7-80171-675-2

I. 爱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1497 号

爱不明白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 100007)

北京才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.125 字数 190 千字

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171-675-2/I·436

定价: 18.80 元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 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1 号 邮编: 100007

自序

一次，一个半年没见的老同学来看我，一见面就对我说，都半年没见了，你身高怎么还是保持在一米七？我苦笑一下，无奈地说道——好身材，要保持！

过了几天，遇到了个老朋友，他是个大男人主义者，同他一起散步时，我想到了前几天的遭遇，哀叹说，我身高不够。

朋友笑了笑，说，男人不是靠身高吃饭的。

我觉得有道理，又说，我长相不帅。

朋友轻松地说，男人不是靠相貌吃饭的。

我觉得更有道理了，又说，我交不到女朋友。

朋友依旧说，男人不是靠爱情吃饭的。

我开始欣赏他了，又说，我很穷，没什么钱。

朋友笑我幼稚，说，男人不是靠金钱吃饭的。

我彻底崇拜他了，再次说，我在生活中也没什么地位。

朋友笑我没出息了，说，男人不是靠地位吃饭的。

对于他的话，起初我是完全信服。可后来再仔细一想，如果以上都不是，那男人还能靠什么吃饭？

我思考再三，男人起码要有点儿钱。男人身高不够，还可以踩高跷；相貌不帅，还可以去整容；可男人要是没钱，那就没什么办法挽救了。于是我想到了写小说。写小说虽说很难致富，但

我想，奔小康还是可以的吧。朋友们知道了我这想法，纷纷嘲笑我，说我这个什么也没有的人也来奔小康，那不成裸奔了吗？

我知道，世界上再精致的文章，在未完工以前，总是得不到别人赞美的。这与艺术品不同，维纳斯的残疾引来世人无数的好评，但要是把欧·亨利小说的那些出人意料的结尾省掉了，恐怕就没读者再愿意追捧了。我是尽全力排除现在的，未来的一切可能的嘲笑，静下心来，用咖啡和香烟，在漫长的76天里，编织我的梦想。终于在2005年1月10日，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。显然句号不会完美，但我想，这对我而言，也算一种超越吧。

现在许多作家写作，据说不是为了名利，而是为了舒展心中的郁结，更崇高者的目的还是——为了人类的进步。所以他们的写作，是一种淋漓尽致的痛快。可我的思想尚处与人民看齐阶段，要进化到他们的仙境，更要到了连达尔文都推测不出的时限。写作对我这么一个懒人来说，是一种痛苦，是一种压抑的痛苦。

在写作此书中，我一不小心迈过了人生的18周岁。年纪轻轻，文笔难免幼稚，而我又偏偏是那种喜欢少年装老成的家伙，字里行间剔除不净可笑章目。内容尽是虚构，无一真实，只望读者得以喷饭一笑。若有点头心得，那全是读者心有慧根，绝非作者文辞巧妙。

另外，但愿在书出版后，评论家们能放过我这小人物一马，不要把我这惟一一本小书扼杀在摇篮里。记得塞缪尔有句话：“诗人可能会赞美许多他不敢与之结婚的女性。”同样的，评论家也可能批评许多他这辈子写不出来的文章。我想，对于书的批评或多或少总是有的，只希望有考据癖者切莫来探究书中恋爱情节与我本人瓜葛，不然，家中老母必将棒槌伺候，若干年后家中贤妻也要刑讯逼供咯！

书是我人生失意时所写。写完全书后，很想找个人点评一下。这时，不知从哪冒出个朋友，来问我要底稿，说是供她消遣。结果她坐在阳台上，嗑着瓜子，消遣完全书。最后她给我一句评语：“笔调太老。”——呵呵，这笔调老道正是我刻意追求的。——正当我暗自得意，她后面又来一句话，“就跟你长相一样老。”我急了，申辩我过了年才20岁，一点儿也不老。她不屑地说，五个你加起来都有100岁了，还敢说年轻！我无奈地笑笑，呵呵，或许吧，失意人的年龄是无法用生理年龄衡量的。

最后，就用书中一首自作小诗作自序结尾，或许失意人看了此诗会对生活有另番感触：

我本无情人，凭风任今生。
化作随烟雨，沁波入水深。

第一章

海蜃市是中国东海岸线上罗列的一座不出名的小城市——一座比其他地方小县城还小的县级小市。像许多这类小城市一样，地方是个小地方，海蜃市政府则是座大政府。在成片火柴盒似的低层建筑中，庞大豪华的市委写字楼傲然于市中心，“海蜃市”这三个巨硕镀金大字镶于其中，金光耀眼，灿烂夺目，吓得盲人半夜都不敢睁眼。

宇宏大学毕业至今在市委工作已四年了。四年里，他的那些上级既没有被调走的，又没有因贪污犯罪被抓起来的，甚至连生病车祸不小心或莫名其妙死掉的都没有。机关单位里向来是上司不走，下司就永无出头之日。宇宏眼看四年来，自己每日重复普通小文员的单调工作，至今远没有发迹征兆，只能哀叹时运不济。

宇宏大学念的是中文系，据说中文系的男人有个特点——高度近视的女性才会错选中文系的作男朋友。中文系男人虽遭旁系看不起，可他们又都是些自抬身价的家伙。和旁系学生吵架时，由于他们多了几句“文言文”骂人，常起“以理服人”的效果，旁系总是不敌。平时他们没事还喜欢写点儿文章，满世界报刊杂志乱投，由于写的文章多了，基数庞大，总会有那么一两篇逃脱编辑法眼，被刊登出来。比起他的同学，宇宏更要高明得多，他曾多次在妇女刊物上杜撰文章，声称自己是新婚少妇，依靠无限想象力，替女人说出新婚之夜的快感。——引发无数男

读者对他害了相思病。

这人只要一旦在刊物上发表点儿什么，就往往自认为不再是普通人了。所以在宇宏理念里，他在市委仅做个普通文员真是大材小用，就仿佛一个年轻漂亮姑娘嫁给了个老头，只能起观赏作用。按他的想法，他应该在市委里担任个有实际影响力的角色，可以在年轻时代干出一番大成绩，偶尔还能挥挥拳头，跺跺脚，替人民呐喊几声。

可现实却连他幻想的空隙都不存在，事业无成，高龄单身，男人的两大致命伤眼看着都要应验，近来他更加烦闷不安了。

这时时值4月，市委学习其他大城市做法，要派若干人去美国调研，据说回来后还能拿张证书。一些机关单位里的调研向来不老实。出国的人调研是去研究外国的风景名胜；有些人调研是去研究外国的美味小吃；还有些人调研是去研究外国的女人。反正不管目的如何，去调研一回，回国后往往能受重用。宇宏正愁事业无成，这次调研的机会的出现，就像是久嫁不出的老姑娘去相亲，急急忙忙去报了名。

申请调研的名单出来了，结果政府里一大半人，包括会、不会英语的都报了名。领导想了半天，最后加了条要求——大学英语6级。这要求一加，马上就剩了五个人。宇宏由于大学时对英语用过功，过了6级，有幸名列其中。

当天，市委领导在五人中指定了出国调研团长，晚上，团长照例设个饭局，开个见面会。

团长叫张铭，四十多岁，是大学教授进政坛。英文功底非凡，估计就算跟外国人吵架时，从他嘴里标准伦敦音发出的单词，各个像钢锭般，定能砸得对方头破血流。另外两人是对中年夫妻，男的叫盛荆文，女的叫梅云。盛荆文天生注定是个神秘人物，一副似笑非笑的脸，脸上永远像铺了一层马赛克来伪装表

情，正常人很难猜测他的情绪。梅云的体型像皮球，却又总是自恃体态娇美，喜欢做些与年龄很不相符的姿态，单位人称“座山雕”。两人从前都是中学教师，现在一个是教育局副局长，一个是教科委副主任。

四人坐着闲聊好久，就是不见第五个人到来。彼此间问候的话都已说遍。张铭正方脸上残留的微笑僵硬得像是刚出土的文物，轻轻一碰就会粉碎。梅云更是等得不耐烦了，用手抚摩起肚皮上厚厚的脂肪层，学着青春小姑娘，用颤音向丈夫撒娇了：“阿文，我肚皮都要饿扁了啊。”——宇宏忍不住打了个冷颤。其实盛荆文也很无奈，这几年年纪大了，他不怕老婆发火，就怕老婆冷不防温柔一下，真能把头皮麻掉好几层。本来这次盛荆文在家跟梅云商量时，是说要一个人出国调研。梅云滚动她椭圆形的身姿，变做一根滚面粉用的擀面杖，摆足娇态，怯弱地说什么“你走了我的生活还有意义吗？”，“你过去告诉我会‘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’的。”最后又是几句极尽温柔的“阿文”叫得盛荆文投降，只得带上梅云一起走。这就更让梅云觉得自己风韵依旧，温柔无限了。

这时，门口进来一个轻盈的身影，一袭波浪卷曲长发，脸面干净清爽，虽然身着工作服，看起来顶多是个大学生。一般说来，现代女性进化得越来越趋近于袁隆平种的水稻——早熟，饱满。她却截然不同，精致的脸上透出天然清爽的气质，四人眼睛都为之一亮。

进来的姑娘满脸歉意地对大家说：“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就是林清芳，也是这次一起去调研的，刚才凑着下班，路上车太多了，来晚了，害得大家久等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三个男人一见到林清芳，刚才等待中的不满早已抛弃到了爪洼国，手摆动得快过电风扇，激动地连说：“不晚不晚，现在

来刚刚好。”宇宏更是要起他中文系的法宝，像说相声一样摇晃着脑袋补充：“一点儿也不晚，一点儿也不晚，林小姐你现在来得正是时候，真是早一分则嫌早，晚一分则嫌迟，真是恰如其分，分如其恰，恰恰分分，分分恰恰，标准得不能再标准的时间了，哈哈。”林清芳不好意思地笑。

梅云向来对漂亮女人是恨之入骨的，总是以迫害漂亮姑娘为己任，此刻的她恨不得告诉林清芳：“大家为了等你一个人，都饿昏了。”猛然间发现盛荆文正用欣赏的眼光盯着林清芳看，她在大家面前不好发作，只能恼怒地看着他，想着回家后好好训斥一下他；但接下去的动作足可以送盛荆文去刑场了，——他站起来热情地招呼清芳坐自己旁边。

梅云“呼”地站起来，堆起满脸的笑说：“来来来，林小姐，我一见到你就觉得我们特别有缘，”又手一指盛荆文，“别理那些臭男人，咱们女人坐一起。”说着就伸出胖乎乎的肉掌，拍拍清芳的手，不容反对地拉到她和宇宏中间的空位上。

五人坐定，又互相认识了一遍，吩咐服务生上菜。张铭介绍了这次调研的安排，是去美国一个极不出名的小镇上一所极不出名的大学学习半年。介绍完了，大家边吃边开始闲聊。宇宏问张铭：“张教授，你在大学里主要是研究什么的？”

张铭说道：“我在大学里搞的是生物，我主要是研究生物的长寿基因。长寿基因对人来说很重要，因为如果突破长寿基因限制，理论上人可以活几百岁。”梅云急切地问：“那长寿基因找到啦？”张铭摇摇头：“没有，这项技术太难突破了。”梅云一脸的失望：“哎，要是找到了该多好啊，不然，再过几十年我都要成黄脸婆了，哎……”宇宏刚吃的一口菜差点儿笑得喷出来，他真希望拍拍梅云肩，告诉她：“大妈，干嘛还要等几十年呢，您现在不就是吗？”宇宏想想世上居然会有梅云这类更年

型少女，真觉得好笑，不经意间脸上流露出个难以觉察的笑。可还是被清芳觉察到了，清芳问：“夏先生，你在笑什么？”

宇宏忙解释：“我是在想刚才张教授的话，要是那个长寿基因研究成功的话，人人都活几百岁，到时满街跑的都是七八十岁的青少年们，染成各种头发，穿各种奇怪衣服，还有文身的。七八十岁的青年男女们整天忙着恋爱，失恋，偶尔还会闹闹情绪，做做坏事，警察让他们一百多岁的父母领回家好好教育。还有现在五六十岁老人的夕阳恋，到那时说不定会被社会斥责为早恋呢，到时就会常听别人说：‘哎，才五六十岁的人，也不好好读书，就整天想着谈恋爱了，真是世风日下啊！’呵呵，那样的镜头就有趣极了。”

大家都笑，清芳补充说：“要是那样的话，我和夏先生现在还在幼儿园呢。”梅云听了后，也不免要耍点儿小聪明了，她眨了眨挂着眼袋的眼睛，做出她这一生最调皮的神情说：“要是那样的话，阿文现在还在暗恋我呢，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选择，我就要好好考虑是不是该嫁给他呢！”盛荆文忙大喝一口酒来掩饰脸上的惊愕。宇宏的心里话是：“要是连盛荆文都不娶你，那这么大个包袱扔给社会，谁来解决呀！”他和清芳对视了一眼，极有默契地相视一笑，低头吃菜以免笑出来。

大家吃完饭，又闲聊了会儿，想到就要去美国了，都流露出飘飘欲仙的快感。又看看手表，时间不早了，于是众仙归位，各自回家。宇宏向清芳一打听，原来他们家隔了七八条街，虽说路途相距甚远，宇宏依旧惊喜地说：“好极了好极了，林小姐，我们顺路，正好一起回去。”——可见一旦遇上漂亮女人，就算南辕北辙，男人也会顺路的。

清芳笑着说：“那好啊，我倒还可以省下交通费了。”

宇宏挥了挥手，叫了辆车子，两人进车并坐着。宇宏刚吃饭时喝的酒精全部沸腾起来，涨红了脸，幸好借着夜色掩饰。清芳看着宇宏笑笑说：“夏先生，你大概还没交女朋友吧？”一句话触动宇宏的神经，他惊奇地问：“林小姐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——确实，宇宏有过两次“恋爱”，却没有恋爱经历。在他的学生时代，他高一时曾暗恋一个女生，高二时还是暗恋那个女生，到高三想表白时，那女生却转学离开，于是初恋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。——情圣张小娴说过，这世上最远的距离是“我站在你面前时，你却不知道，我爱你”。宇宏暗恋两年，还没来得及站到她面前，就转学走人，显然，这比世上最远的距离又远了一个层次。

宇宏高中时结交了两个最要好的朋友，一个叫林则，一个叫张之恒，现在林则在管理他父亲的大企业，之恒在外贸公司工作。当时他们俩得知宇宏初恋就这么没了后，鼓励宇宏“爱就要说出来”，于是又间接导致他的第二次悲惨的失恋。

那时宇宏上大一，他注意学院旁系一个女生好久，终于鼓起勇气写了封信给她。信中内容写得隐隐晦晦，九曲十折。先是感叹月亮为何缺了一角——其实那天是月初，月亮只羞涩地露出块口香糖面积，应该说月亮为何缺了三角。接着又引用古人的话，说什么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”，绕来绕去，绕到最后，又引用情书里的话：“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就像流星，只是在天空中划过的一道浅浅的圆弧，不知道你我的圆弧能否组成这世上最优美的一个圆？”信末还附了首自作词：

一剪梅

——寄相思

玉唇吹散寒夜星，飘零人间，处处纯明。仰觅佳人无处寻，相思深透，浓淡咸宜。

一席秋雁掠波心，雁去无影，寒潭水清。年年波涛涨又停，归来归去，岂知人情？

宇宏自认为这么一封洋洋洒洒文学情书总该冰冻美人心了。那个女生第二天就回信了：

这位同学，我看了你的那封信，只感到莫名其妙。我看了好几遍，还是不知道你到底想说明什么。我把你的信给我男朋友看了，他说他也看不懂。我们分析觉得你可能有心理疾病，像你这样一个已有一定年纪的男人，写的信又是花又是月，还有流星，像是个花季少女，你的信真的很吓人啊。我有个心理系的朋友，她说你可能得了性别错乱综合症。但我希望你不要气馁，不要灰心，要正视自己的病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也是同一个学院的同学，我帮你联系了我一个心理系朋友，你可以找她谈谈，请拨打XXXXXXXXX。——还有一点，我这人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很忙，电话永远占线，手机欠费多年，千万，千万不要再联系我哦。

宇宏看完信痛苦了半天，以后远远看见那女生，就不自觉红了脸，绕道而行；其实那女生倒是更怕宇宏，她一见宇宏就跑得跟神行太保似的，冒着高跟鞋折成低跟鞋的后果，消失在茫茫人群中。因为她生怕宇宏什么时候“疾病”发作起来，那就危险咯。

宇宏学生时代的两次恋爱都这样悲剧性地收场，到了工作后，市委里的那些女性用宇宏自己的话说，都被他彻底看透了，是属于“没胡子的男人”，他就更没心情交女友了。这几年单身下来，他只能反复抱怨“天嫉俊男”，来安慰单身烦恼。

——此刻清芳聪明地回答：“如果夏先生有女友的话，那你女朋友怎么敢放你单独去美国半年呢？”宇宏脑子闪电般划过念头，按照逻辑演绎，林清芳也是同样没男友的。——未婚男人对于感情的思索总有点儿聪明的敏锐。于是宇宏笑了笑：“那按照这个说法，林小姐也是同样单身咯？”

清芳撅撅嘴：“他才管不住我呢！”宇宏瞬时像块刚烧着的木炭，还没烧旺，就被一盆冷水一股脑儿浇灭了。清芳从包里拿出个布做的玩具猪，点点猪的鼻子：“你管得住我吗？”又转向宇宏，“看，这就是我男友，可爱吧？”

“可爱，可爱。”宇宏大舒了一口气，又拿过猪来，捏捏猪鼻子，拍拍猪脑袋，还对着猪做做鬼脸。清芳不经意说了句：“夏先生，你现在的样子像极了这只猪，呵呵。”宇宏心里像是装了个翻译软件，早把这句话翻译成了——既然猪是你的男朋友，而我又像猪，那我就是你未来男朋友咯！有了这个美妙的想法，宇宏仰起头，忘情大笑。清芳侧过头，睁大眼睛，惊异地盯着宇宏看，连出租车司机也转过好奇的脑袋看个究竟。

过会儿清芳到家了，宇宏送她到门口，互换了手机号码，才回家。家里没人，宇宏估计母亲又出去打麻将了。

宇宏父亲是海蜃市早期出名的企业家，不过十几年前就车祸去世了，留下现在这栋大别墅和一笔数目可观的钱，生活倒可以不愁。夏母中年丧夫，“哀莫大于心死”，精神上塌了半边天，痛苦自然不言而喻。夏父生前广交一方政商界的头脑们，他们妻子见夏母悲哀，就邀去一起搓麻将。麻将妙得很，据说“麻将能顶半边天”，自从爱上麻将后，夏母的“哀莫大于心死”被治活，丧夫之痛烟消云散，搓得差点儿把宇宏都认不得了。

麻将这玩意儿，向来是很有技术含量的。夏母开始玩时，牌技不佳，但精神可嘉，这么些年来，一直是以学者的专研态度来探究麻将中的真理世界的。对待麻将的炽热感情，就像人类要征服宇宙的決心，从来是有增无减的。近年来对麻将愈加敏感了，牌友们戏称她“不用摸牌，只要用鼻子闻一闻，就能闻出是哪张牌”。正是由于夏母对麻将的热情，从早到晚，家里难得见她几面。一天轮换几个战场，行踪神秘。

宇宏回到房间，手机响了，一看，是林则打来的。林则在电话那头笑着说：“宇宏，什么时候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啊。——不要不承认，今天送她回家我们可是看到的，都做了这么多年兄弟了，这么重大的事怎么可以不告诉我们呢？”电话那边又传过张之恒的笑声：“对对，宇宏，这可就是你不对了，以后一定要罚你请客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了，汽车已开到你们家门口了，你快点儿出来开门，我们进去谈。”宇宏挂掉电话，笑着冲到院子，打开大门，让汽车进来。三人进了屋，宇宏问道：“你们是怎么知道我送个女孩子回家的？”

林则笑着说：“今天晚上我在回家路上，遇见了之恒，我们俩就一起去吃了晚饭，回来路上恰巧遇见你在路边。之恒正准备叫你，我忙拦住他，跟他说‘看，宇宏正和一个女的一起走呢。’我们就在你背后，慢慢地开着车跟着你们，我们坐在车里，看着你面对这么个女孩，一副滑稽拘谨的样子，车子都要笑翻了，哈哈……”——汽车当然是笑不翻的，可林则现在坐的是沙发，他笑起来前仰后合，沙发就要翻了。

林则接着说：“宇宏，现在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，你现在谈恋爱怎么还像个学生似的，弄得这么羞涩。搞不好，又像你大一时那样，女的又说你有心理疾病呢，哈哈。”

说到那事，宇宏就红了脸，做出要打林则的动作，林则推推手：“好好，不揭你的旧伤疤了，我是结了婚的人，之恒今年国庆也要结婚了，我们三人就剩你这孤家寡人咯。”说着，林则就像是领导鼓励员工，拍拍宇宏肩说，“宇宏，要努力呀！”他又接着说，“女人嘛，结婚前总是跟公主似的，你呢要对她尽十二分的爱护，结婚后呢，你就是她整个的主人公啦。比方我吧，过去我追杨文霜时，一切一切都她说了算，现在呢，还不是一切都我说了算。”

之恒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宇宏，可别听他在我们面前扯淡，刚刚吃饭时，他们家的那位杨文霜，时不时打来电话，问他还在外面干什么，到底要不要回家。他反复解释和我一起吃饭，还要我说几句话作证。语气温柔得一点儿也不像平时的他，好像在他们家企业里，杨文霜才是老板，他只是个打工的。我看呀，以后不要叫嫂子杨文霜了，叫她杨贵妃好了，呵呵。”之恒又转过头，对林则说，“怎么，才过一个小时，你那小男人的模样就忘得一干二净啦？还在宇宏面前说什么一切都是你说了算。”

林则忙辩解：“这是文霜关心人，在别的事上，那全是我一句话说说了算。”——他口中的别的事指的是，他和杨文霜一起购物时，文霜问他：“你是用现金付呢，还是用银行卡付？”这样一类事当然是由林则一句话说说了算了。

林则又说道：“好了好了，我们先别扯淡了，宇宏，你跟我们说说你和那女的怎么认识的，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”

宇宏从头到尾说了这几天发生的事，自己被选定调研成员，要去美国学习半年。今天晚上大家一起吃了晚饭，那个女的叫林清芳，是晚饭时刚认识的，因为家住得还算近，所以就一起回来了。两人关系还没发展过，哪能到了什么程度？

之恒笑着说：“宇宏，你这次被选定出国调研，那就是你发迹的开端啦。林则，你车上带了什么好酒吗？拿出来我们三人大喝一场，替宇宏出国高兴高兴！”林则面露难色：“好酒是有几瓶，只是……”之恒说道：“有就快拿出来啊，哈哈，我知道了，一定又是客户送你的藏了几十年的好酒，不舍得拿出来，遇到我今天算你倒霉啦，快交出来吧。”林则解释说：“不是不是，好吧，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如果我现在喝酒了，晚上回家文霜一定是不让我睡床上的，我只能睡客房了。”宇宏、之恒纷纷笑着表示理解。

三人又闲聊了会儿，文霜又打来电话，催促林则回家。宇宏、之恒看他惶恐不安，又想强装大男人，“一句话说了算”的样子，笑着同情他，不为难他了，放他回家，之恒也顺便告辞。

宇宏回到房间，看了会儿电视，听到楼下有声音，知道是母亲回来了。就下楼告诉母亲他被选定出国调研，要在美国学习半年。

夏母已是完全具备更年期妇女各项素质了。——当然，这是女人最不愿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。不过这几年来习惯了整天打麻将，精神好得快成仙了。夏母由于酷爱麻将，平时言谈里也喜欢加点麻将题材。譬如宇宏高中读书时，夏母就常教育他：“宇宏啊，你一定要好好读书。你书不读好，就考不进好大学；考不进好大学，就找不到好工作；找不到好工作，就赚不到钱；赚不到钱，连打麻将都没人找你！”

现在夏母听了儿子出国介绍，像胡了“十三幺”一样高兴：“宇宏啊，你工作都四年了，这下子终于是机会来啦，真是‘杠了红中又连补两朵花’，这局一片光明啊。你到国外后，我就怕你这么大个人了还是不会照顾自己，国外不比家里，‘你打好自己手中牌的同时，也要注意其他三家手里的牌’，你现在走的每一步，就像打出去的牌，是收不回来的。你爸生前也常说，男人在打牌时呢——哦不，男人在做事时呢，一定要专心致志，脚踏实地，望着胡牌——哦又错了，是望着目标，一直冲不要动摇。这就好比打牌时啊，你听了哪张牌，就要静下心来听这张牌，不要换来换去，这些话你这么大了也是应该知道的。”

宇宏听了母亲的麻将真言，无奈地点头表示知道了。夏母接着说：“宇宏，你都27岁了，还没交到女朋友，你朋友林则都已经结婚了。哎，你这孩子太老实，是交不来女朋友的，不过你也别太担心，等你这次从美国回来后啊，就有好事了。到那时